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
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增補稿)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13 期 2005.11

古代羅馬和中國的關係，長久以來，激起許多中外學者浪漫的聯想。去年（2000），以翻譯希臘和羅馬古典著作聞名的學者王以鑄先生，在爲一本羅馬史中譯本所寫的序言裡，曾發出這樣的祝願：

> 當時條件的限制使羅馬和漢帝國未能建立關係，羅馬只從傳聞中知道東方有個產絲的國家。…當時中國通西域的使者最遠也只到達西亞，沒有到巴爾幹半島的記錄，更不用說意大利了。但是從不久前的報紙上我們得知我國西部腹地發現了一個白人聚落，據說他們可能是西元前 53 年羅馬將領克拉蘇斯東征帕爾提亞（我國歷史上叫安息）慘敗之後流落到中國的他麾下羅馬士兵的後裔。克拉蘇斯戰敗陣亡後，西方的史籍再也沒有提及他的部下的下落，只知道他們消失在東方的大漠裡。如果有關史學界把這事的來龍去脈弄清，這實在是我國和古羅馬的一段稀有的因緣！❶

王先生一方面認識到古羅馬和漢帝國因條件限制，「未能建立關係」，一方面不禁又懷著憧憬，希望它們曾經有過某種關聯。當他得到消息說中國西部發現可能是羅馬士兵後裔所建的「白人聚落」，熱切地祈盼史學界去弄清楚，因爲「這實在是中國和古羅馬一段稀有的因緣」。

圖一：大衛・哈里斯及關意權夫婦，轉見香港《東周刊》415（2000）：41。

這段話的背後有一份可敬可愛的浪漫和期待。他所說西部的「白人聚落」，指的就是一座據說由 145 位羅馬俘虜建立的驪靬城。 1989 年，一位澳洲教師大衛・哈里斯（David Harris）爲尋找此城（圖一），千里迢迢從澳州飛到甘肅。消息經新華社披露，海內外的報章雜誌競相報導，轟動一時。中國和俄羅斯的學者爲之組織起來，參加調查。他們在號稱是驪靬城所在的甘肅永昌縣及其附近，不但找到驪靬縣古城的殘牆，甚至還找到四百餘「驪靬人」的後裔。在有心人的推動之下，永昌縣城裡現在不但塑像建碑（圖二），每逢節慶，還舉行羅馬士兵的化裝遊行及「魚鱗陣」的表演，以紀念西元前 53 年導致先祖「自西徂東」的一場戰役。永昌縣更成立了驪

❶ 奧托・基弗著，姜瑞璋譯，《古羅馬風化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頁 5-6 。

靬文化研究會。研究會常務理事宋國榮原來是一位農民，身高一公尺八二，高鼻深目，眼珠帶綠，棕髮卷曲，深信自己的遠祖來自羅馬。據說，這位「羅馬後裔」的夢想是去義大利，看看老祖宗的原居地。❷

永昌某些人認「羅馬人」爲祖宗，和中國大陸許多地方搶歷史名人，沒有太多本質上的不同。地方上爲了脫貧脫困，創造旅遊資源（圖三），賣弄些噱頭，本不足以計較。學術界跟著起哄，眞假不分，問題就值得重視。這十幾年來，圍繞著羅馬人建驪靬城一事，不少學者著文立論，甚至寫了專書。❸在衆人喧騰之下，子虛烏有可以變得煞有其事。如果說「歷史」可以「製造」，這是二十世紀末一個具有「國際合作」特色的鮮活例證。

2000 年《文物》第 5 期刊佈了部分敦煌懸泉置的簡牘，其中有幾條與驪靬相關。這些新材料立即引起學者再探驪靬與羅馬關係的興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張德芳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即利用相關的新簡反駁戰俘建城說。目前正反意見都有。❹過去我對這個問題也曾提出看法。❺現在打算一方面檢討這些新簡牘，一方面也追查一下羅馬方面的材料，再次說明驪靬並不是羅馬人所建或爲羅馬俘虜而設，驪靬縣的建制與漢代一般內地郡縣無異。驪靬縣居民應是漢之編戶民，其中

圖二：永昌羅馬碑，劉錚雲攝，2001.8.12。

圖三：永昌城內雕像，好友劉錚雲夫婦隨團旅遊攝於雕像前，2001.8.12。

❷ 相關報導及照片見 Erling Hoh, “Lost Leg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2.2(1999): 60-62；林亢文，〈羅馬遺裔——中華生根二千年〉，《東週刊》（香港）415（2000）：36-41。

❸ 已出版之專書有這位澳洲教師（David Harris）所寫的報導 *Black Horse Odyssey: Search for the Lost City of Rome in China* (South Australia: Wakefield Press, 1991)；丘進，《中國與羅馬——漢代中西關係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劉增泉，《古代中國與羅馬之關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另外據說甘肅西北民族學院已過世的關意權教授有遺稿四十五萬字等待出版。

或許有若干漢化的「胡人」，但無法證明他們原本是羅馬人或羅馬人的後裔。羅馬方面的材料也無法證明，曾有羅馬軍團的殘部，如德效騫（Homer H. Dubs）所說，於西元前一世紀中後期助匈奴郅支單于守城，更於敗後成爲陳湯的俘虜，被送到漢代的邊郡建立驪靬城。

一、有關驪靬的簡牘資料

有關驪靬的簡牘資料出自居延肩水金關和敦煌懸泉置。其中一枚肩水金關簡，早已於勞榦的《居延漢簡》中刊佈；懸泉置簡釋文正式公佈的有三枚，見於〈敦煌懸泉置漢簡釋文選〉（《文物》2000 年第 5 期，並刊出其中一枚的圖版）。張德芳的文章中曾引用了較多相關的金關和懸泉簡，其中金關簡八枚，懸泉簡四枚，但無圖版。以下先將這些資料集中重錄，再作討論：

肩水金關簡

1. 驪靬萬歲里公乘兒倉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　劍一　已入牛車一兩

（《合校》334.33 ，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圖版 58 ，見圖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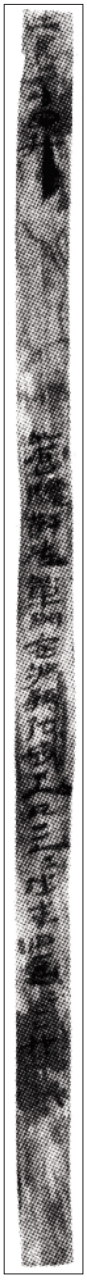
2. ☐和宜便里年卅三歲姓吳氏故驪靬苑斗食嗇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遷爲☐　（73EJT4 ： 98）

3. ☐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歲姓吳氏故驪靬苑斗食嗇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　（73EJH2 ： 2）

圖四－1：史語所藏簡 34.33+340.10 紅外線檔。

❹ 劉光華、謝玉杰，〈驪靬是西漢安置羅馬戰俘城商榷〉，《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2 ： 3-16 ；張德芳，〈驪靬城與羅馬戰俘無關〉，《光明日報》2000.5.19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雙全執筆），〈敦煌懸泉置漢簡內容概述〉，《文物》2000.5 ： 21-26 ；張德芳，〈漢簡確證：漢代驪靬城與羅馬戰俘無關〉，收入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頁 222-229 。

❺〈漢代中國與羅馬關係的再省察——拉西克著《羅馬東方貿易新探》讀記〉，收入邢義田編譯，《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7），頁 209-224 ；〈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1985-95）〉，《漢學研究》15.1（1997）： 1-31 ；收入《學術集林》12（1997）： 169-202 。



圖四－2：轉見《文物》2000.5。

4. 閏月丙申驪靬長東亡移書報府所□⊿　（73EJT1 ： 199）

（按張德芳前引文謂此簡：「爲削衣，同探方所出 318 枚簡中紀年簡 13 枚…其中始元 1 枚，本始 5 枚，地節 5 枚，元康 1 枚，甘露 1 枚，最早爲始元 2 年（前 85 年），最晚爲甘露 2 年（前 52 年）。因此該簡大致可定爲昭宣時期遺物，下限在公元前 52 年以前。」）

5. 驪軒尉史當利里呂延年年廿四⊿　（73EJT9 ： 127）

（按張德芳前引文謂此簡：「同出紀年簡 25 枚…其中本始 1 枚，五鳳 6 枚，甘露 10 枚，初元 5 枚，河平 1 枚，元始 1 枚。宣帝時期居多，共 18 枚…因此…爲宣帝時遺物的可能性亦較大。」）

6. ⊿出錢五十粟五斗驪靬　出錢五十粟五斗顯美　（73EJT37 ： 915）

7. 觻得□□驪靬常利里馮奉世⊿　（73EJT24 ： 964）

8. 驪軒苑奴牧番和宜便里□⊿　（73EJT23 ： 193）

9. 驪駏苑大奴尹福長七尺八寸　（73EJC ： 95）

懸泉置簡

10. 出粟二斗四升　以食驪靬佐單門安將轉從者一人凡二人劒往來四食劒三升

（V92DXT1311.3 ： 226 ，圖版見《文物》2000.5 ： 32 ，圖五： 7〔見圖四－ 2〕）

（按：〈釋文選〉、張德芳釋文「驪靬」俱作「驪軒」，查圖版，軒應作靬。）

11. 驪靬武都里戶人大女高者君自實占家當乘物□□年廿七□□次女□□□□□⊿　（V92DXT1210.3 ： 96）

（按：〈釋文選〉和張德芳釋文排列不同，無圖版，無法判定何者近乎原簡。驪靬，〈釋文選〉作「驪軒」。從前簡知「軒」或以作「靬」爲是。）

12. ⊿□□過所遣驪乾尉劉步賢⊿　（V92DXT1511.4 ： 5）

13. ⊿所遣驪靬苑監侍郎古成昌以詔書送驢橐他

（IV92DXT0317.3 ： 68）

（按：「橐他」，〈釋文選〉作「橐佗」。〈釋文選〉、張德芳釋文「驪靬」俱作「驪軒」。）

二、簡牘中的驪靬與驪靬人

〈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曾以專節討論張掖郡驪靬縣是否爲羅馬城的問題。〈概述〉的說法如下：

> 驪靬，張掖郡屬縣，位于今永昌縣以南。設縣的時間等史書無載，過去發現的漢簡中也很少提及。驪靬又作犁軒、犁靬、犁鞬，史學界一般認爲漢代的犁靬是指羅馬，這一點似無疑義。近年來國內外有學者認爲驪靬就是羅馬，漢代驪靬縣是因安排俘獲的羅馬戰俘而設縣命名的；驪靬人即羅馬人，驪靬縣城即羅馬城，今永昌以南古城就是漢代的羅馬城。懸泉簡中有三條資料…爲元、成帝時期文書。我們還可以看出，驪靬縣下有鄉里、郵置，同時還設有養馬「苑」，其建置與內地相同。文書中的古成昌、單門安、高者君三人，從名字看，可能不是漢人。這些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❻

〈概述〉的作者十分愼重地認爲這些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未遽下定論。不過，文中先引述近年來國內外學者認爲「驪靬就是羅馬」，又認爲懸泉簡提到驪靬的三個人，從名字看「可能不是漢人」，似又隱約地暗示他們不無可能是羅馬人。

在〈概述〉發表之前，蘭州大學歷史系和第二民族學院的劉光華和謝玉杰先生曾指出驪靬設縣應在建昭三年（西元前 36 年）陳湯敗郅支單于，甘露元年（西元前 53 年）安息敗羅馬軍於卡萊爾之前。據他們的意見，「驪靬」實指匈奴之「犁汗」。昭帝元鳳三年（西元前 78 年）漢敗匈奴右賢王、右犁汗王，並俘獲右犁汗王部衆「數百人」，「爲安置這『數百』犁汗部衆，漢朝遂于張掖郡置驪靬縣…何況靬、汗音同，俱讀翰，可通用。因之，驪靬的建縣年代上限當在元鳳三年春或稍遲」。❼劉、謝一文從文獻上證明驪靬置縣應在陳湯敗郅支，甚至安息敗羅馬軍團之前，如此，驪靬即不可能是由羅馬戰俘所建，或爲安置他們而設。

可是，「驪靬」即「犁汗」，爲安置匈奴右犁汗王之數百部衆而置驪靬縣之說，仍有些通解上的困難。設「縣」以安置降胡並非漢代在西北地區實行的制度。漢代承秦，於有蠻夷處或設「道」，或因胡「故俗爲屬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兩漢爲安置歸降的匈奴或羌人，在西北沿邊多設置屬國。屬國的編制和郡縣不同；屬國之下置都尉、丞、候、千人（《漢書・百官公卿表》），這是大家都熟悉的。而據上述

❻《文物》2000.5 ： 25 。
❼ 劉光華、謝玉杰，前引文，頁 16 。

簡牘，驪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縣，有長（見前引簡 4），有尉史（簡 5），其下有里（簡 1「萬歲里」、簡 7「常利里」、簡 11「武都里」）。這樣的建置（唯公布的資料中還沒見到「鄉」）和漢代內郡一般的縣全無二致。《漢書・地理志》張掖郡下有十縣，驪靬爲其一，即爲明證。因此，爲安置一百餘名羅馬戰俘而置驪靬縣，在制度上講不通。

如果不將驪靬縣的設置說成是爲安置匈奴右犁汗王的數百部衆，而僅說驪靬縣名之音與匈奴語之「犁汗」音相近，而與匈奴有關，這比說驪靬乃轉譯自羅馬的亞歷山卓要可能得多。武帝敗匈奴，雖說「幕南地空」，以後在河西置郡縣，仍沿用了若干匈奴遺留下來的名稱，是比較可以理解的事。

驪靬縣比較特別的是因在邊地，有爲養馬而特置的苑。養馬苑中有善於養馬的胡人，倒是十分可能。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降漢，因善養馬，曾被安排去當馬監。驪駼（靬）苑有大奴尹福高七尺八寸，「尹福」是相當中國式的姓名。在漢代，胡人有可能有這樣的名字。例如懸泉簡歸義的羌人中有「唐堯」，也有以「少卿」、「長生」爲名的。如果沒有其它的線索，單憑這些名字，實難判斷他們是胡人或漢人。尹福是養馬苑奴，身材又較一般漢人高大（詳下），因此推測他是一位胡人，不無可能。〈概述〉作者認爲苑監侍郎「古成昌」和驪靬佐「單門安」的姓名不似漢人，也不無可能。不過，單單從姓名恐怕難以準確判斷。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懸泉簡中明確提到的非漢人，就可以發現他們的種落名、國名、官名和人名基本上以譯音爲主，如：

「歸義聊耶茈種羌男子東憐」（II 90DXT0214.1:1）

「歸義聊卑爲茈種羌男子唐堯」（II 90DXT0214.1:2）

「歸義壘卜茈種羌男子封芒」（II 90DXT0214.1:4）

「歸義檻良種羌男子落蹏」（II 90DXT0214.1:5）

「鄯善王副使者盧匿」（I 90DXT0116.2:15）

「烏孫大昆彌副使者薄侯、左（佐？）大將」（II 90DXT0214.2:385）

「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扁闐、蘇韋王使者姑墨、副沙困，即貴人爲匿」（II 90DXT0216.2:877）

「西域印人佰」（V 92dxt0309.4:40B）

「右大將軍副使屈傀子」

「左都尉副使胡奴殊子」

「姑墨副使少卿子」

「貴人病藉子」

「貴人子王子」

「危須副使頃□出子」

「烏壘使者駒多子」

「侍子貴人屋貝卿子」（V92DXT1410.3:57A）

「子雲　足危　　烏黑子　日中

容　　長生　　黑犯子

□償　始成子　日…」（V92DXT1410.3:57B ，按以上某某子的子應是侍子，子前爲人名）

以上這些名字除少數有中文字義上的意義（如唐堯、少卿、長生、始成…），大部分是無意義的譯音而已。例如「壘卜莊種羌男子封芒」的「壘卜莊」、「封芒」都明顯是譯音。《漢書・趙充國傳》有「先零豪封煎」；「封煎」、「封芒」的「封」應是同一個羌語音的譯音。同樣，「蘇韋王使者姑墨」的「墨」字，《漢書・陳湯傳》有康居「貴人屠墨」；「鄯善王副使者盧匿」、「貴人爲匿」的「匿」字，《漢書・段會宗傳》有「康居太子保蘇匿」；「左大將」的「將」字，〈段會宗傳〉有烏孫小昆彌兄「末振將」。這些譯音之名大部分沒有中文上的意義。像「成昌」、「門安」這樣多少有些意義，或像「唐堯」、「少卿」、「長生」這樣有明顯中文意義的名字，是否從胡名譯音而來，如無其它旁證，恐難完全斷定。但也不無可能因胡音與漢文音近，而譯成了這樣。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驪靬縣的人是不是胡人或羅馬人。簡牘資料上，凡籍屬驪靬的人，和其他漢代的編民一樣，在過所一類文書中署寫姓名、爵級、縣里、年齡、身高、膚色等資料（前引簡 1 、 7 、 11），簡 1 ：「驪靬萬歲里公乘兒倉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　劍一　已入　牛車一兩」是出入關津的紀錄。紀錄中的主角「兒（倪）倉」，有一個十分典型的漢人姓名；籍屬萬歲里，里名也是十分典型的漢里名；公乘，是一般漢簡中常見的爵級；身高七尺二寸、黑色，則是簡中常見漢代軍民的標準身高和膚色。❽

❽ 據張春樹統計漢簡中 46 人的資料，其中十八歲以上而身高詳確者 36 人，平均身高爲七尺三寸。霍光身高七尺三寸，被當時人認爲是「不短不長」（《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補引《黃帝終始傳》）。參張春樹，《漢代邊疆史論集》（台北：食貨出版社， 1977），頁 193-194 。不過張春樹引楊希枚之說，認爲簡中「黑色」二字是指黑色的人種，近有學者據張、楊之說，更進一步認爲「驪靬萬歲里的黑皮膚的西域人疑即來自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城的非洲人，也就是漢代史官說的『黎靬』或『驪靬』人。」（見林梅村，《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北京　三聯書店， 2000〕，頁 177）。「黑色」二字指皮膚顏色，但絕不是今人所理解的黑色人種，楊、張之說實出誤解，請參我多年前舊稿，〈論漢代的以貌取人——從「行義」舊注說起〉，《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台北　正中書局， 1991），頁 257 。

匈奴或其它胡人的身高如何，欠缺確實的資料。❾ 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高「八尺二寸」（《漢書・金日磾傳》），可以參考。因而從簡的內容上說，這位兒倉最可能是一位驪靬縣下標準的編戶齊民，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漢人，並非胡人或羅馬人。

同樣的情形也見於簡 11 ：「驪靬武都里戶人大女高者君自實占家當乘物□□年廿七□□次女□□□□□☑」。「戶人」、「大女」都是漢代人口簿籍簡中常見的術語。「大女」在居延簡中常見，不勞舉證。「戶人」一詞見於江陵鳳凰山 10 號西漢墓出土之鄭里廩簿及 168 號墓出土衡杆上文字。❿ 以女子爲戶人或戶長，則見於江陵高台西漢 18 號墓出土的木牘。⓫ 這些資料都是西漢的，可證「驪靬武都里戶人大女」云云和西漢內郡行政文書中的習慣完全一致。「高者君」三字因無圖版，無法核驗釋文的正確性；如果正確，也是漢人的姓名。漢代以「君」爲名的不限於男子，女子也很多。⓬「自實占」即文獻和簡牘中都見到的「自占」，自行上報財物資產，以備課稅。「實」者，據實申報也。在漢代只有編民才登記財產上稅。從「自實占」可證這位高姓大女是一位漢人編民無疑。

簡 5 ：「驪軒尉史當利里呂延年」雖沒有明說他籍屬驪靬，但漢代慣例以本地人充屬吏，這位當利里的呂延年很可能就是驪靬本縣人。呂延年的「延年」是最常見的漢代人名之一，他是漢人的可能性最大。同樣，簡 7 ：「驪靬常利里馮奉世」、簡 12 ：「驪乾尉劉步賢」（「驪乾」爲「驪靬」的異寫。「驪乾尉」《光明日報》釋文作「驪乾稟尉」。張德芳先生見告排印衍一稟字），馮奉世、劉步賢都是典型的漢人姓名。⓭ 以目前公佈的資料來看，籍屬驪靬的吏民無疑以漢人居多，但也不排除在這樣的邊縣，會有一些養馬的胡人居民。然而他們會是羅馬人嗎？

這個問題可以從幾方面來看。一是驪靬縣存在的時間。張德芳先生根據以上第 2 、 3 簡，已十分有力地證明驪靬早在神爵二年（西元前 60 年）以前即已存在。這比所謂西元前 53 年羅馬軍團爲安息敗於卡爾萊（Carrhae），流亡到馬奇阿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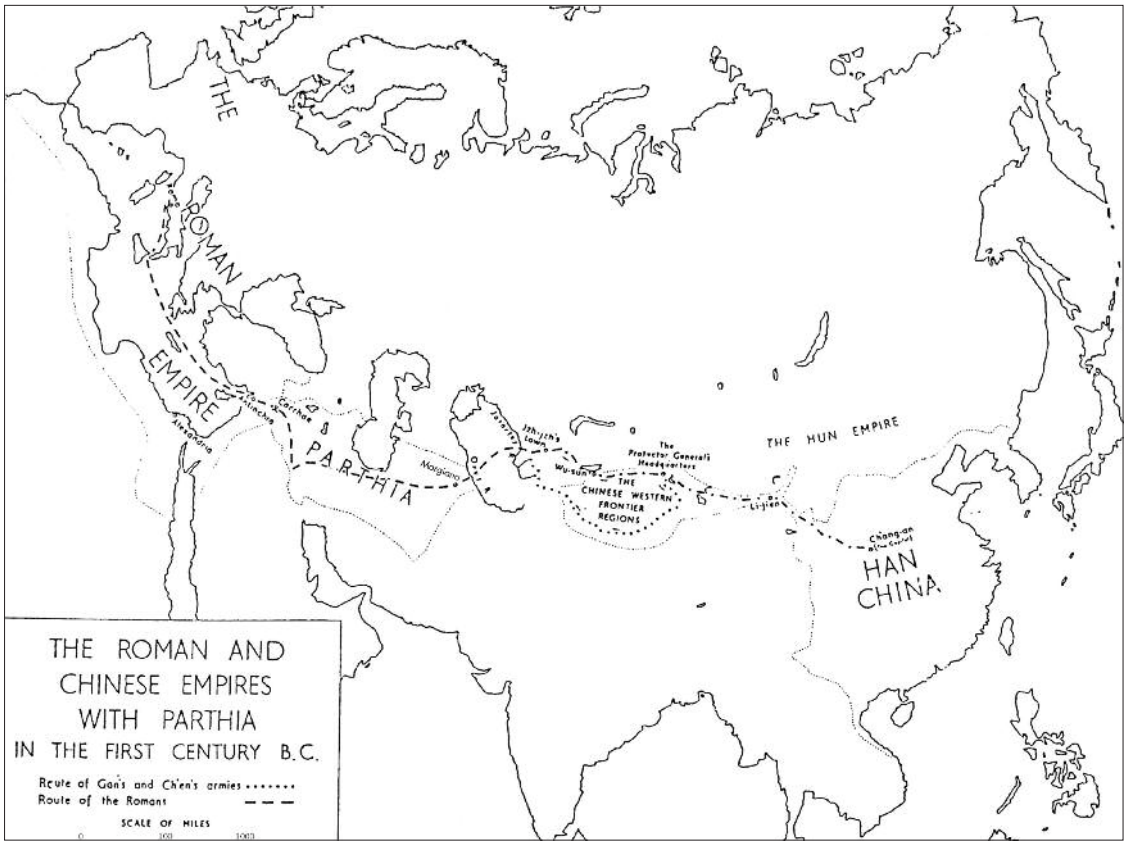
❾ 目前根據遺骨所作體質人類學的分析多以顱骨爲限，我一時還沒找到身高的統計研究，請參潘其風、韓康信，〈內蒙古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4 ： 367-375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2 ： 3-23 。

❿ 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頁 70-72, 77 。

⓫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台 18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8 ： 19 及圖版二。

⓬ 據劉增貴蒐羅的例子，漢代女子以「君」爲名的例子達 48 個，是名字可考案例的最大宗，參劉增貴，〈漢代婦女的名字〉，《新史學》7.4（1996）： 45-47 。

⓭ 羅福頤《漢印文字徵》第二有「召步賢」，第六有「呂步賢」印。「奉世」之名，文獻及漢簡、漢印中不少，不細舉。西漢元帝時有右將軍馮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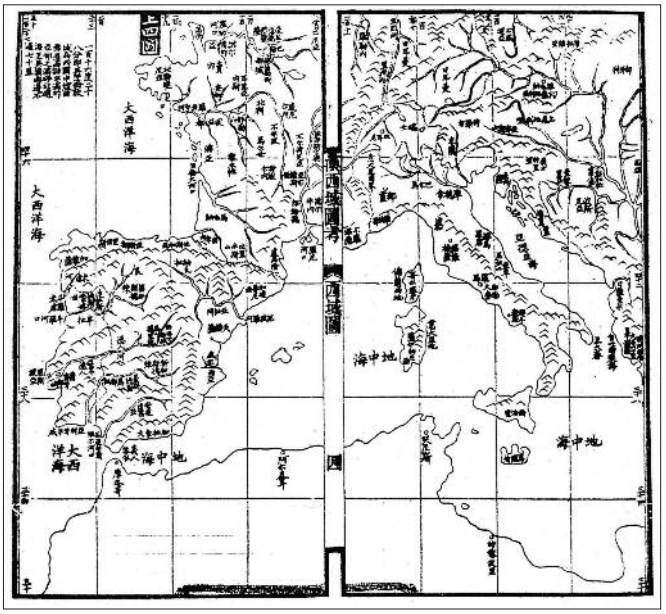
圖五：西元前一世紀之羅馬、安息與中國，轉見 Dubs,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Margiana）（圖五），西元前 36 年陳湯殺郅支單于，生虜 145 人都要早。因此驪靬縣不可能是由這一百多名羅馬士兵所建，或爲安置他們而建。這項論證已有力地駁斥了王先謙以大秦國降人置驪靬縣的假想。

驪靬縣建置甚早，雖不可能由大秦國降人所建，可是這並不意味其後即不會有羅馬人到驪靬，不會爲漢人守邊或養馬。驪靬苑中的養馬胡奴有可能是羅馬人嗎？要釐清這一點，我們須要重新檢視一下德效騫的說法，認識一下羅馬軍團的特性，以及羅馬方面的史料到底是如何記載的。爲此，或許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羅馬人建驪靬城一說的來歷。

三、「羅馬人建驪靬城」——一段古今中外學者「共同製造」的歷史

如果追查起來，始作俑者是中國學者。可以追到范曄的《後漢書・西域傳》、顏師古、錢坫、郭嵩燾、李光廷和王先謙等人的著作。《後漢書・西域傳》首先說：「大秦國一名犁鞬」；《漢書・張騫傳》謂：「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顏師古注：



圖六：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卷六。

「李奇曰：『靬音虔』，服虔曰：『犂靬，張掖縣名也』。師古曰：『…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靬即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驪、犂聲相近，靬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

「犂鞬」即「犂靬」，顏師古據《後漢書》，認爲「犂靬即大秦國也」。他進一步從字音上指出「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他將大秦國和張掖驪靬或犂靬縣之得名聯繫在一起，用一個「蓋」字，表示他不過是從字音上去推想。

進一步將大秦和意大利的羅馬聯繫在一起的則有清代名儒郭嵩燾和李光廷等。《漢書・張騫傳》王先謙〈補注〉引郭嵩燾之說，以爲「大秦國一名犂鞬，即今意大利。西隔地中海，爲安息所閟，漢使亦未能一至。班史亦約略言之，不詳其始末也。」⓮他在《漢書・西域傳》烏戈山離國王條〈補注〉裡，重覆提到相同的意見，又引李光廷《西域圖考》謂：「犂靬即後書之大秦。兼有今歐羅巴一洲之地，國都羅馬，拓地直至土耳其東境與安息鄰。」⓯

郭、李或以爲大秦即今意大利，或兼有歐洲一洲之地，以羅馬爲國都。郭氏爲清代通西學之名儒，其說可見於《郭嵩燾日記》或《使西紀程》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二十日條。在日記裡，郭嵩燾說：「大秦即羅馬國，今屬意大里。安息，今波斯。條支，今阿剌伯也。」⓰李光廷則是清儒中較早利用西洋地理與歷史知識作中國地理考證的學者之一。⓱其《西域圖考》自同治九年（1870）起多次刊刻，篇首附有據西洋地圖，用經緯度繪製而成的「西域」地圖及「地球全圖」。卷六考大秦，分大秦爲東境、西境兩部，謂東境當今土耳其，西境當「今意大里亞國地，古稱羅馬。漢時大秦之國都也。」（圖六）書中並略述了羅馬帝國興衰、統一與分裂的歷史。⓲

⓮ 王先謙，《漢書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長沙王氏校刊本）卷六一，頁 6 下。
⓯ 同上，卷九六上，頁 27 下。
⓰ 參見湖南人民出版社點校，《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卷三，頁 127 。
⓱ 道光九年（1829）所刊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依循傳統方式考證，尚不見西洋新知的影響。
⓲ 李光廷，《漢西域圖考》（蘭州：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三輯， 1990 影印同治九年刊本），卷六，頁 22 下至 27 下。

王先謙之說除了根據當時學者這些先進的說法，張德芳進一步研究，發現王先謙更接受了錢坫《新斠注地里志》（1792 年序， 1797 年刊）以驪靬降人置縣之說，⓳以爲張掖郡驪靬縣是以大秦國的降人置縣。《漢書・地理志》張掖郡驪靬條，王先謙〈補注〉曰：「《說文》作麗靬，〈張騫傳〉作犂靬，〈西域傳〉作黎靬，〈匈奴傳〉作黎汗，音同通用。犂靬即大秦國，蓋以其降人置縣。」（頁 16 上下）王氏之注和錢坫所說幾乎相同，但他們兩人都沒有說明以何爲據。錢坫謂「本以驪靬降人置縣」，⓴王先謙稍改爲「蓋以其降人置縣」。以「蓋」代「本以」，態度較審愼，表示有推測的成份。

另一個引發聯想的源頭是荷蘭著名的漢學家戴文達（J. J. L. Duyvendak）。 1938 年，他在歐洲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第 34 卷，發表一篇〈西漢史上的一件戰役圖〉（An Illustrated Battle-Accou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這篇論文主要是認爲山東孝堂山石祠西壁的胡漢交戰圖，應是淵源於描述陳湯誅郅支單于的「戰役圖」（illustrated battle-account）。他的根據是《漢書・元帝紀》。〈元帝紀〉謂建昭「四年（西元前 35 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他認爲這裡所說的「圖書」中的「圖」，應該是孝堂山石祠中所見那樣的胡漢交戰圖。這種形式的交戰畫象不見於中國本身的繪畫傳統，應非中國的藝匠所作，而可能源自中亞的康居或粟特（Sogdiana），出於從那裡俘虜而來的藝匠之手。戴文達甚至認爲《漢書・陳湯傳》對陳湯誅郅支戰役一幕幕生動的記述，就是依據後宮貴人所見的那幅戰役圖。

戴文達一文完全沒有提到羅馬軍團，也沒說卡爾萊一役羅馬俘虜和陳湯誅郅支單于，或羅馬俘虜和驪靬城的關係。 1957 年，英國的漢學家德效騫（Homer H. Dubs）卻從王先謙補注和戴文達之說得到了靈感，將陳湯誅郅支的文獻描述和圖畫、羅馬俘虜以及「以大秦國降人置縣」等事作了聯繫，寫下一本名爲《古代中國的一座羅馬城》（*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London, 1957）的小書。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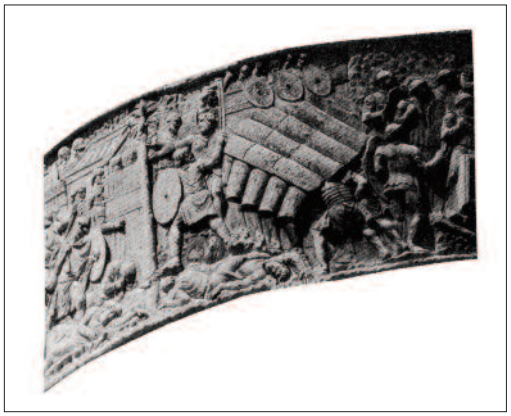
在這本書裡，作者認爲驪靬城乃亞歷山卓城（Alexandria）的譯音。陳湯敗郅支單于後，帶回助郅支以「魚鱗陣」守城的 145 位羅馬士兵，這些士兵在今甘肅永昌附近建了驪靬城，爲漢守邊。《漢書・陳湯傳》提到的「魚鱗陣」，德效騫相信就是羅

⓳ 張德芳，前引〈漢簡確證：漢代城與羅馬戰俘無關〉，頁 2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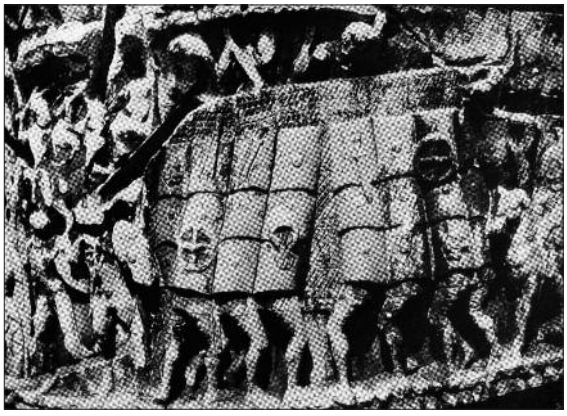
⓴ 錢坫著，徐松集釋，《新斠注地理志》（開明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卷十二，頁 119 。

㉑ 此書現有中文摘譯本可參，請見丘進譯，〈古代中國的一座羅馬人城市〉，收入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 4 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頁 364-373 。

馬軍團所專長的「龜盾陣」（testudo ，此字原意爲龜或龜甲；兵士盾牌相勾連，狀若龜背之紋，故得名。參圖七、八）；他將土城外的「重木城」譯爲 double palisade of wood ，認爲即是羅馬軍團常以尖木樁作成的防禦工事（palisade, 拉丁名爲 vallum 。參圖十一～十三）。由此證明，在都賴水單于城助郅支守城的應有羅馬軍人在內。他甚至認爲描繪陳湯勝利的交戰圖應是模仿羅馬的凱旋式（triumphus）而來。



圖七：圖拉真紀功柱之龜盾陣，轉見 L. Rossi,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p 168.



圖八：馬可・奧利留紀功柱之龜盾陣，轉見 G. Becatti, *Colonna di Marco Aurelio*, pl. 28.

四、大衛・哈理斯的追尋

在戴文達和德效騫兩人假說的鼓舞之下，大衛・哈里斯這位原本寫小說的澳洲教師，懷著一份有如當年席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尋找特洛伊城（Troy）的浪漫，於 1989 年來到甘肅，依據比荷馬史詩更渺茫的線索，找尋這座夢幻中的羅馬城。

經過十分曲折的努力，哈里斯根據蘭州西北民族學院關意權教授給他的一份地圖，曾到永昌西南「者來寨」（哈里斯書作 Zhor Lai Zhai ，新華社 1993.7.11 的一份電文作「者寨子」，後者誤。）調查過一次。在這裡他看見高約一個人的四分之三高度，長約百餘公尺的殘牆，一些花紋像是漢陶的殘片。[22] 但是這些殘牆和陶片完全無法證明是否是漢代的遺留，更不要說是建驪靬城的羅馬人的遺留。

[22] David Harris, *Black Horse Odyssey*, pp. 159-163.

他爲了作進一步的鑽探發掘，尋找更多的證據，返回澳洲尋求贊助，又帶著前一年在蘭州成婚的太太，飛往意大利的羅馬、敘利亞的大馬士革、蘇俄的莫斯科和烏茲別克的塔錫肯特（Tashkent）等地（參圖九），企圖查證文獻上所說以及德效騫推測，羅馬殘部曾經停留的地點和他們曾去過的郅支城。他在羅馬、大馬士革、莫斯科毫無所獲。在塔錫肯特，他找到當地考古研究所的所長查米拉・烏茲邁歐娃（Zamira Uzmaiova）。她曾在莫耳福（Merv）從事考古發掘達二十餘年。以下轉錄幾句哈里斯書中的話：

> 她曾在莫耳福附近沙漠尋找古遺物達二十餘年。她的老師馬森（Masson）在莫耳福附近帶領考古則達四十年。安息人所虜的羅馬軍團就消失在莫耳福之西。如果要說這個世界上還有誰知道這些士兵的下落。這個人必是烏茲邁歐娃博士。…「抱歉，我完全沒有你要尋找的羅馬人的證據」。她的話使我的心下沉。依照德效騫的理論，有些卡爾萊之役的羅馬殘部被拘禁在莫耳福。其中一些勇敢的傢伙又從莫耳福逃到匈奴郅支單于的王庭。如果在莫耳福找不到這些羅馬人的痕跡，這將是我們證據上的重大缺環。…查米拉眼光中流露著對我們的同情，但她說：「郅支城也沒有留下痕跡」。這對我是另一重大打擊。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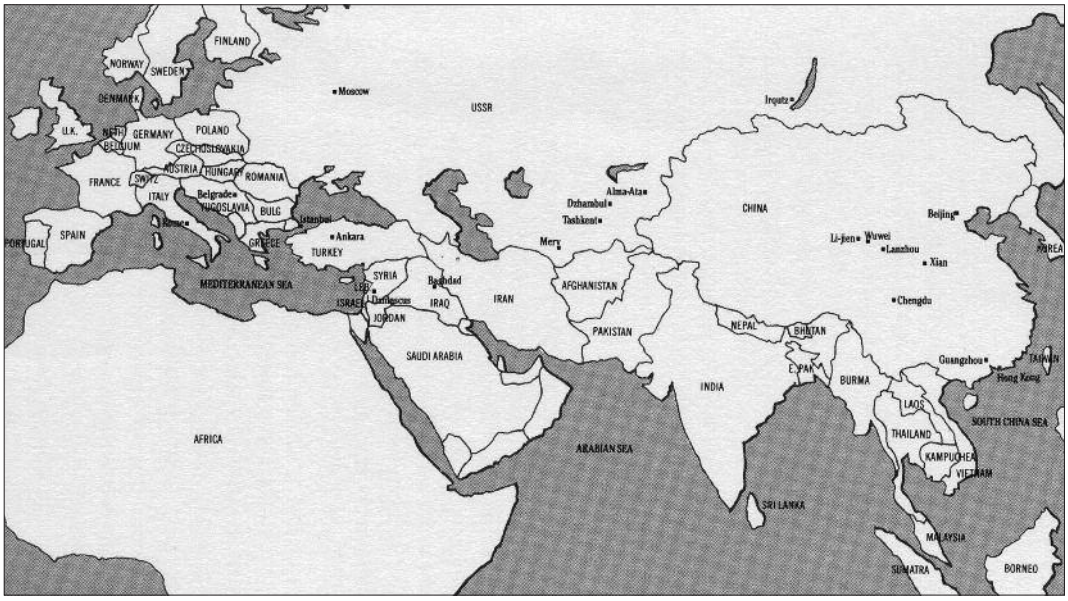
哈里斯不死心。在塔錫肯特，他又去請教卡姆查藝術研究中心（Khamza Fine Arts Research Centre）歷史部門的負責人愛德華・耳維拉茲（Edward Rtveladze）。耳維拉茲攤開中亞地圖，一一指出莫耳福以東一千公里內曾有羅馬遺跡的地點以及遺跡的檔案照片。遺跡中有一件似乎可能有關的是在阿富汗邊界一個叫克里福特（Keleft）附近洞穴壁上刻寫的拉丁銘記。銘記的意義已無法完全了解，但其中有一字「Girex」是羅馬第十五軍團（XV Apollinaria）的名字。哈理斯相信這是安息人確曾將羅馬俘虜送往中亞的一項證據。㉔爲了查證郅支城是否確如烏茲邁歐娃所說一無可考，哈理斯又到了可能是郅支城所在附近的阿耳馬・阿塔（Alma Ata）。當地一位名叫白帕可夫（Baipakov）的教授告訴他，在地查姆布耳（Dzhambul）以東十五公里有一年代不可考的石城殘留，可能是郅支城。白帕可夫聳著肩說：「我說的僅是一個假設…誰知道呢？它也可能是中古時期商旅往來打尖的休息站（caravanserai）」。㉕哈理斯結束中

㉓ Ibid., pp. 249-250.
㉔ Ibid., pp. 252-253.
㉕ Ibid., pp. 255-257.

亞之旅以後，再到蘭州，希望去永昌者來寨再作一次調查時，當地已變成文物保護區，不准他——一個外國人進入。哈理斯黯然返回澳洲，將追尋的經過寫成了書。儘管如此，他沒有就此放棄在中國找到這座羅馬城的希望。其書最後一章的中文標題赫然是——「來日方長」。

五、對哈理斯訪中亞所獲「證據」及羅馬文獻記載的檢討

德效騫可能無法想像，他的一個假說在數十年後可以引發這樣大的波瀾。哈理斯爲了證實德氏之說，苦苦追尋，不但到中國，更遠赴中亞，希望在羅馬軍團殘部可能停留的地方，找到證據。哈理斯不通中文，大概不知道中國學者老早就根據中國方面的史料，指出德氏之說的不可信。[26] 不過一直沒有人去查核德效騫所用的羅馬史料。以下即針對哈理斯走訪俄屬中亞所獲的「證據」和德效騫所用的羅馬史料稍作檢討，就可以知道這座所謂的漢代羅馬城，迄今仍只能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之中。



圖九：大衛・哈理斯追尋羅馬軍團踪跡圖，轉見大衛・哈理斯書，裡頁附圖。

[26] 參前引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1985-95）〉，《漢學研究》15.1（1997）：3及注4。

哈理斯在中亞所得到的幾項證據，其實當地的學者已明確告訴他並不可靠。其中唯一比較值得進一步檢討的是在洞穴壁上發現的拉丁文軍團名稱銘刻。羅馬軍團從共和時期開始的確就有不同的名稱和番號。[27] 當這些軍團日趨常備職業化以後，軍團名稱越來越代表一種榮譽。有些戰績彪炳的軍團，其名稱和番號可以長期存在達二百餘年。前文提到的第十五軍團即爲其一。[28] 第十五軍團是由奧古斯都（27B.C.-A.D.14）所組成，其名稱 Apollinaria 源自羅馬主神阿波羅（Apollo），這也是奧古斯都的保護神。第十五軍團從奧古斯都時代，一直存在到西元 215 年以後。駐防的地點原在今多瑙河中游，羅馬帝國的帕農尼亞省（Pannonia），西元 68 年移往巴勒斯坦的猶大省（Judaea）。西元 71 年又移回帕諾尼亞，西元 114 年以後調駐到今天土耳其東部，古羅馬的格拉西亞——卡帕多西亞省（Galatia-Cappadocia）。格拉西亞——卡帕多西亞省在阿美尼亞（Armenia）之西，是最接近俄屬中亞地區的一省。這些移防的情形，因有軍團官兵大量墓碑、還願碑和與其它相關遺物的出土而被詳細的考證出來。如果稍一了解第十五軍團駐地移動的情形，就不難了解在阿富汗邊界附近發現的第十五軍團的名稱銘刻（如果銘刻確實是指第十五軍團），只可能是該軍團移防格拉西亞——卡帕多西亞之後，也就是西元 114 年以後才存在的。這和西元前 53 年的卡爾萊之役，西元前 36 年陳湯敗郅支之役都相去太遠。更重要的是西元前五十或三十餘年，第十五軍團根本沒成立，還不存在！完全無從證實德效騫的假說。

接著談談德效騫所用的羅馬文獻。他主要是依據蒲魯塔克（Plutarch, c. A.D.46-126）《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克拉蘇傳〉。傳中記載西元前 53 年，克拉蘇（M. Licinius Crassus）在卡爾萊爲安息所敗的經過。傳中提到克拉蘇入侵安息的兵力爲「七個羅馬軍團（legiones），約略四千騎兵，以及約略相同數量的輕裝步兵」（XX. 1），[29] 其所部在戰役中，「據說有二萬人被殺，一萬人被俘虜。」（XXXI. 7）。此外，老蒲林尼（G. Plinius Secundus, A.D.23-79）《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提到安息將俘獲的克拉蘇殘部，安置在馬奇阿納。蒲林尼在介紹馬奇阿納這個地方時說：「這裡就是克拉蘇戰敗後，羅馬俘虜被〔安息王〕歐羅笛斯（Orodes）發遣所至的地方」（VI. 47）。其它羅馬史料提到克拉蘇在卡爾萊戰敗一事的雖有不少，但不是記載過於簡略，就是時代較晚。唯一時代較早，但德效騫反捨而不用的是帕特庫逯斯

[27] 關於羅馬軍團名稱的來源請參 Graham 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3rd ed., 1985, 1998), pp. 104-107.

[28] 參 J.P.V.D. Balsdon, Rome: *The Story of An Empire* (N.Y.: McGraw-Hill, 1970), pp. 88-91 ；邢義田，〈羅馬帝國軍隊常備職業化的特色〉及附表「奧古斯都軍團存續表」，《古羅馬的榮光—羅馬史資料選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7），第二冊，頁 545-574 。

[29] 本文所引羅馬史料皆據 Loeb Classical Library 本，不再一一注明。

（Velleius Paterculus, c. 20B.C. 以前-A.D.30 以後）《羅馬史》殘卷中的片段記載。這個記載是卡爾萊之役後十餘年，安東尼在征阿美尼亞途中（西元前 36-35 年），巧遇曾被安息俘虜而後逃亡的羅馬士兵。由於這個士兵引導退卻的道路，安東尼的軍團才免於被圍和覆沒的命運（II. lxxxii. 2）。德效騫爲何捨此不用，我們下文再作檢討。

這裡先檢討一下克拉蘇軍隊的組成和性質。簡單地說，在共和末期，羅馬的軍團是由羅馬的公民組成，基本上全是步兵。一個軍團約有 4,800 人。克拉蘇所領的七個軍團有約 33,600 人。他們是眞正的羅馬人。軍團作戰時常搭配一定數量由「非羅馬公民」組成的騎兵。克拉蘇的四千騎兵正是這樣的隊伍。他們和數量相當的輕裝步兵都是協同軍團作戰，都屬於由非羅馬公民組成的「協同軍」（auxilia）。[30] 所謂「非羅馬公民」主要是指沒有羅馬公民權的羅馬盟邦（socii）和行省的人民（provincialis）。在那個時代，他們只是羅馬的盟友或被羅馬征服，受羅馬統治，並沒有公民資格，因此不被看成是「羅馬人」。[31] 換言之，克拉蘇率領的軍隊是由約三萬三千多羅馬步兵，協同作戰的非羅馬騎兵四千和輕裝步兵四千所組成。德效騫估計其軍總數在 42,000 人左右，基本上正確。

蒲魯塔克對戰役的經過有相當詳細的描述。但是我們完全無法從描述中得知羅馬步、騎到底各有多少損失。有些記載說是幾乎全軍覆沒，蒲魯塔克只籠統地說有二萬人被殺，一萬人被俘。問題的關鍵是被安息王發遣到馬奇阿納的羅馬俘虜，其中到底有多少是步兵，有多少是騎兵，他們之中又有多少是眞正所謂的「羅馬人」。對這些問題，羅馬方面的資料可以說一無線索。

須要弄清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如此才能深一層評估德效騫說法的可能性。德效騫認爲〈陳湯傳〉中所說的魚鱗陣就是龜盾陣，那麼他所說助郅支守城的羅馬人應該是羅馬軍團的步兵。因爲「龜盾陣」是羅馬正規軍團步兵使用的一種戰術，騎兵不用。〈陳湯傳〉也明明記載爲魚鱗陣的是「步兵百餘人」。照德效騫的講法，這百餘步兵應該就是建立驪靬城的羅馬軍團的士兵。

果眞如此，在驪靬苑中養馬的「胡奴」就幾乎不可能是這些步兵了。一方面是時間不合。這些驪靬苑的簡牘，據張德芳考訂屬昭、宣時期，比所謂被陳湯於西元前 36 年俘虜的羅馬士兵要早數十年之久。另一方面，如大家所熟知，羅馬軍團以訓練

[30] 請參邢義田，〈羅馬帝國軍隊常備職業化的特色〉、〈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軍隊的特色〉，收入《古羅馬的榮光—羅馬史資料選譯》第二冊，頁 545-574 ， 574-584 。

[31] 關於在共和及帝國初期那些人是「羅馬人」，那些又是「非羅馬人」，有一本新書可以參看： David Roy, *Foreigners at Rome: Citizens and Stranger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2000).

嚴格著名，士兵除了演練戰技，並不管後勤如養馬之類的事。[32] 這些步兵擅長於養馬的可能性極小。如果是騎兵，倒比較可能。但是，這時期羅馬的騎兵卻絕大部分是由「非羅馬人」所組成。因此，如果驪靬苑確有養馬的胡奴，他們是「非羅馬人」或者說是羅馬行省的人民的可能性，要遠大於是「眞正的羅馬人」。

我們接著來檢討一下德效騫在羅馬史料上的取捨。前文提到他最主要的依據是蒲魯塔克和老蒲林尼的記載而捨棄了帕特庫逖斯。帕特庫逖斯的時代比蒲魯塔克和老蒲林尼都要早上數十年。蒲魯塔克和老蒲林尼固爲著名的羅馬作家，帕特庫逖斯著作的可靠性，據今天許多羅馬史家的看法，雖不敢說一定在前二者之上，但也絕不會在他們之下。最起碼他曾在羅馬第二任皇帝提伯瑞斯（Tiberius）手下任軍官，親隨提伯瑞斯作戰，一般認爲他的時代較早，其著作對了解提伯瑞斯的時代和羅馬早期殖民和行省的歷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33]

德效騫之所以捨棄帕特庫逖斯的記載不用，主要是受到羅馬史權威學者塔恩（W.W. Tarn）的影響。塔恩在《劍橋古代史》[34] 中，認爲帕特庫逖斯所說的那位協助安東尼的羅馬逃兵，並不是羅馬人而是梅底亞（Media）地區的馬耳地人（Mardian）。德效騫接受這個說法，一方面是因爲他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常常寫信向塔恩請益，以塔恩的意見爲意見。[35] 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這個說法對德效騫自己假說的成立顯得較爲有利。

如果我們和德效騫一樣相信權威，大概也就只能接受塔恩的說法。可是當我進一步檢查塔恩所曾引用的資料，赫然發現其說實有爭議的餘地。最明顯的一點是帕特庫逖斯《羅馬史》第 2 章第 82 節第 2 段和蒲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安東尼傳〉第 40 章第 1-5 節，對由誰引導安東尼軍隊脫離覆沒的命運有完全不同的記載。主要不同有兩點：第一，帕特庫逖斯明確地說是一位羅馬人（Romani），蒲魯塔克卻說他是中亞地區的馬耳地人；第二，帕特庫逖斯明確地說這位羅馬人是克拉蘇在西元前 53 年卡爾萊戰敗後的殘部，蒲魯塔克說他是參加安東尼西元前 36-35 年東征阿美尼亞的一員（Antony, XL. 1, XXXVIII. 3）。兩人在時間上可差上十七、八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32] 請參 R.W. Davies, *Service in the Roman Army*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p. 33-70 ；邢義田，前引書第二冊，頁 557-560 。

[33] 請參邢義田，《古羅馬的榮光》第一冊，頁 14-15 。

[34]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1976), vol. X, p. 74.

[35] 其書最少兩度提到塔恩在書信中給他的意見，見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pp. 12-13, 14.

據我查考，塔恩之所以採信蒲魯塔克的記載，主要是認爲：第一，帕特庫遜斯可能是受到何芮斯《詩歌》的影響，混淆了馬耳地人和詩歌中提到的馬蘇士（Marsus）；[36] 其次，如參證老蒲林尼《自然史》第 6 章第 18 節第 47 段，可知馬耳地人的部落就在羅馬戰俘所到的馬奇阿納的附近。第 47 段提到安息王發遣羅馬戰俘到馬奇阿納，並描述這個地區所建城鎮和附近民族部落的情形。蒲林尼說馬奇阿納附近有一個兇猛的部落叫 gens Mardorum 。 Mardorum 是複數的所有格，其字原形是 Mardi ，指全體馬耳地人。塔恩參證了這兩項記載，才有了前述的說法。德效騫接受了他的意見。

接著來看看帕特庫遜斯《羅馬史》的原文。在 Loeb Classical Library 本中，帕特庫遜斯記載道，安東尼在損失了不少於四分之一的兵馬以後，「他因一位曾在克拉蘇戰敗被俘而不背叛命運，仍保持忠心的人的建議下獲救。這個人是一位羅馬人。」[37] 他清清楚楚地說出這位拯救安東尼的人的兩重身份：一是克拉蘇的殘部，二是一位羅馬人（Romani）。

塔恩既然說帕特庫遜斯所記是受何芮斯《詩歌》的影響而有所混淆。我們不妨再來查一查何芮斯《詩歌》的內容。何芮斯這首詩從一開始就在譴責那些克拉蘇的殘部和蠻族女子結親，爲敵人安息王服務，「忘了他們神聖的盾牌，忘了羅馬的英名，忘了羅馬的衣冠，忘了永恒的維士塔女神（Vesta）！」[38] 他所譴責的馬蘇士等人是對羅馬不忠不義之人。帕特庫遜斯筆下那位羅馬人卻對羅馬「保有忠心」（fide）。可見，帕特庫遜斯述說的故事和何芮斯詩中描寫的人物十分不同，難以證明是受到何芮斯的影響。追根究底，塔恩並沒有眞正的證據可以證明帕特庫遜斯的記載錯誤，而在帕特庫遜斯之後的蒲魯塔克一定正確。

[36] 原文作：“The story in Vell. Pat. II,82,2 that the guide was a soldier of Crassus may be due to a confusion of *Mardus and Marsus*, cf. Horace, *Odes*, III.5,9, Marsus et Apulus (of Crassus' men)”, *CAH*, X, p. 74.

[37] 原文作：“amissaque non minus quarta parte militum captivi cuiusdam, *sed Romani*, consilio ac fide servatus est, qui clade Crassiani exercitus captus, cum fortuna non animum mutasset.” 英譯作：“After losing not less than a fourth part of his soldiers, he was saved through the fidelity and by the suggestion of a captive, *who was nevertheless a Roman*. This man had been made prisoner in the disaster to the army of Crassus, but had not changed his allegiance with his fortune.” pp. 222-225.

[38] Horace, *Odes*, III.v.9-12: “milesne Crassi coniuge barbara/ turpis maritus vixit et hostium/ (pro curia inversique mores!) / consenuit socerorum in armis/ sub rege Medo, Marsus et Apulus/ anciliorum et nominis et togae/ oblitus aeternaeque Vestae/ incolumi Iovi et urbe Roma?” 英譯作：“Did Crassus' troops live in base wedlock with barbarian wives and (alas, our sunken Senate and our altered ways!) grow old in service of the foes whose daughters they had wedded--Marsian and Apulian（Marsus et Apulus） submissive to a Parthian king, forgetful of the sacred shields, the Roman name, the toga, and eternal Vesta, while Jove's temples and the city Rome remained unharmed?”

我們知道在那個時代，羅馬並沒有我們今天這樣的「國家」觀念；羅馬文獻中提到某人爲某某人，一般是指他是某城市、某地區、某部落或某族的人，而不是某「國」或某「帝國」的人。帕特庫遜斯活在羅馬共和末至帝國初期。他說的「羅馬人」，幾可斷言是指羅馬和意大利地區具有羅馬公民身份的人，而不包括受羅馬統治，行省中的人民。這些受羅馬統治的「非羅馬人」參加協同軍，配合羅馬軍團作戰，待遇遠低於羅馬軍團。戰勝固可，若戰敗常趁機作鳥獸散。反而是訓練嚴格的軍團，對羅馬有較大的忠誠度，即使戰敗，也能較有秩序地撤退，保存戰力。克拉蘇敗後，帕特庫遜斯明確記載有殘存的軍團（reliquias legionum）在部將卡修斯（C. Cassius）的率領下撤退到敘利亞（II. xlvi. 4）。塔恩在《劍橋古代史》第十卷第 74 頁雖主張救安東尼的是馬耳地人而非羅馬人，但是他在附注中說明其意見時，用了「或許」（may be）二字。德效騫卻將「或許」的意見視爲權威性的結論，沒有再進一步深查。經過本文以上的查考，可以知道塔恩發表的意見，並不是完全確切不移。

德效騫一方面引羅馬史權威以自重，一方面很可能是不自覺地採取了對自己論點有利的說法，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因爲帕特庫遜斯的羅馬人說如果無誤，則可證明克拉蘇所率的殘部中，在十幾年後，最少有部分仍流落在中亞，並沒有向東進入匈奴掌控的區域，甚至協助匈奴守城。這和德效騫想要證明的不合。如果幫助安東尼的是中亞的當地人，似乎就比較可以推論先前被俘的羅馬軍團並沒有留在當地，有些向東去了更遠的東方。這較有利於德效騫假說的成立。總之，將他引用的羅馬史料作一檢討，即不難發現：

（1）德效騫用以說明克拉蘇戰敗一事的羅馬文獻本身即有模糊不清和歧異之處。羅馬戰俘中有多少步兵，多少騎兵不可知，又不知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眞正的羅馬人。蒲魯塔克和比他早的帕特庫遜斯對克拉蘇殘部的動向有不一致的記述，何者正確難以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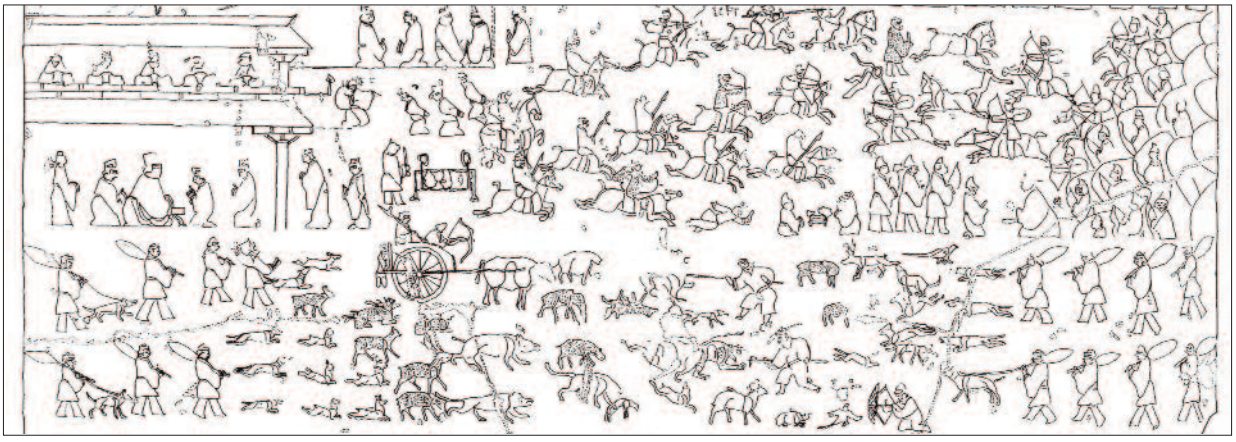
（2）羅馬史料完全沒有辦法證明曾有克拉蘇的殘部向東到了比馬奇阿納更遠的東方，反而有資料證明他們或留在中亞，或撤回羅馬行省的範圍之內。這是德效騫的假說在證據上最大的缺環。

（3）他引用權威學者，卻未進一步查考其中可能隱藏的問題，不無採信對自己假說較有利說法的嫌疑。

接著談談羅馬步兵所擅長的「龜盾陣」和以尖木樁作成的防禦工事和〈陳湯傳〉中所說的「魚鱗陣」和「重木城」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孝堂山石祠西壁上的胡漢交戰圖（圖十）是仿自羅馬的凱旋式嗎？

羅馬的龜盾陣既有文字記述，[39] 也有圖拉眞和馬可・奧利留紀功柱上的浮雕景像爲憑（參前圖七、八），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龜盾陣最主要的特點是在進攻或退卻時，士兵將所持的盾牌密集地接在一起，不留縫隙，並以相接的盾牌舉於頭頂，以遮擋敵人的箭矛攻擊。[40] 從紀功柱上的描繪，可知不同龜盾陣大約是由三十人，人持一盾所組成。[41] 以下我們再看看所謂的魚鱗陣和重木城。魚鱗陣只見於《漢書・陳湯傳》，其陣式如何及來歷無可考。〈陳湯傳〉倒是記錄了陳湯攻郅支城的情況：

>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意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户，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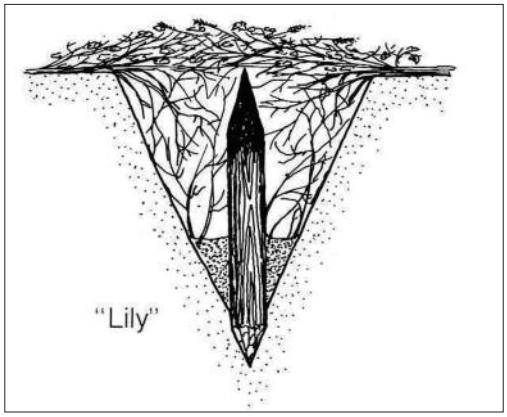


圖十：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胡漢交戰圖，劉曉芸線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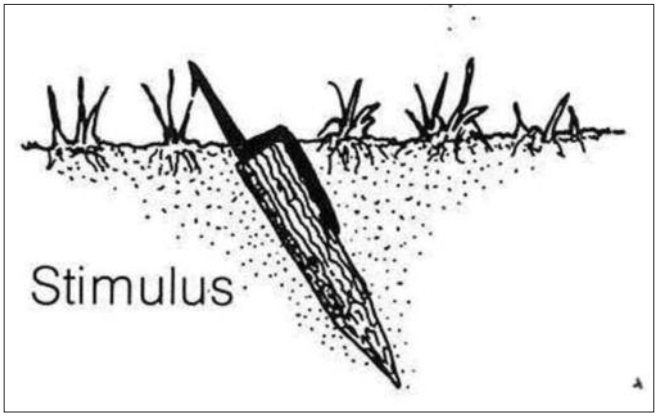
[39] 例如 Tacitus, *Annales*, xii.35.5, xiii.39.4.

[40] 相關討論參 H.M.D. Parker, *The Roman Legions* (Cambridge:W.Heffer and Sons, 1961), p.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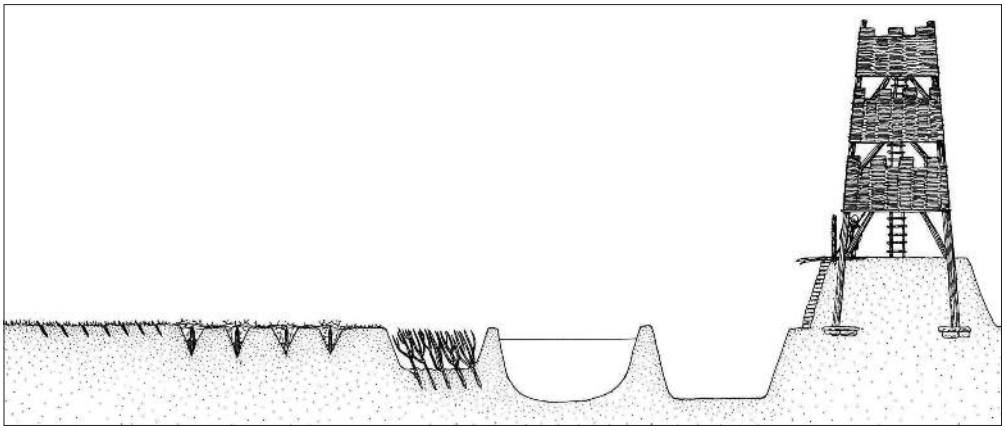
[41] 圖拉眞紀功柱刻畫的龜盾陣的上方由十五個盾牌組成，左側有盾牌五，右側及正面前方應各有盾牌五，如一人一盾，則此陣共有三十人。參 Lino Rossi,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p. 167-168; G. 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plate xxviii. 馬可奧利留紀功柱上的龜盾陣則由頂上十八個盾牌，左右側面各三個，未刻出的正面六個，也是三十個盾牌或三十人組成。參 Giovanni Becatti, *Colonna di Marco Aurelio* (Milano: Editoriale Domus, 1957), plate 28.



圖十一：羅馬人的防禦工事，轉見 John Warry,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p 167.



圖十二：羅馬人的防禦工事，轉見 John Warry,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p 167.



圖十三：羅馬人的防禦工事結構，轉見 John Warry,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p 167.

圖十四：義大利出土銀杯上之凱旋式摹本，轉見 P. Connolly, *The Roman Army*, pp 70-71.

依顏師古注「相接次，形若魚鱗」，魚鱗陣無疑也是一種密集的步兵陣形。可是我們看一下〈陳湯傳〉的描述，就可以知道這些匈奴步兵是在城門外擺陣，「講習用兵」；既未用於進攻，也未用於退卻。陳湯在城外三里止營。匈奴來攻時是用「百餘騎」，未見用步兵。陳湯派吏士射城門外的匈奴騎步兵時，這些騎步兵即退入城內。我們除了猜測這些匈奴步兵擺出十分密集「形若魚鱗」的陣式外，完全不知道他們手上是否持有盾牌，更不知道是否將盾牌密接在一起。百餘人的魚鱗陣在人數上和三十人的龜盾陣也不同。依〈陳湯傳〉的描述他們似乎只是「講習用兵」，並在城上叫喊，故意挑動漢軍進攻而已。要將這樣的魚鱗陣說成是羅馬的龜盾陣，證據顯然不足。

〈陳湯傳〉所說的重木城，在郅支城土城之外。依文義似是指一種圍繞在土城之外，木構若城寨般的多重防禦工事，故謂之重木城。匈奴守軍可從中向外射殺進攻者。陳湯用火攻，將它燒掉。因爲記載有限，我們只能作如此大致的描述。這樣的重木城和羅馬人的尖刺狀木樁等防禦裝置根本是兩回事。德效騫將土城外的「重木城」譯爲 double palisade of wood（p. 11），並引用塔恩的意見作爲證據：“The Romans, however, regularly used palisades to strengthen their ditches, especially before gates.”（p. 14）德效騫完全沒有進一步說明羅馬人用的 palisades 是什麼樣子。如果稍一查考即知，羅馬要塞壕溝外或門前佈置的防禦設施有好幾種。最常用的有暱稱爲「百合花」(lilia)，隱藏在地下的尖木樁陷阱，斜插在地面有倒勾的鐵刺（stimuli）或插在地上由尖樹枝組成的鹿柴（圖十一～十三）。[42] 這些設施和居延邊塞在塞牆外的「虎落」有幾分類似。它們在中文裡幾不可能用「城」字去形容。

德效騫說陳湯在擊敗郅支，虜獲羅馬士兵以後，曾從他們那兒聽說了羅馬人如何在勝利後舉行凱旋式，因此不免受到影響，以圖畫來描繪自己的戰功（p. 19）。德效騫接受了由戴文達首先提出來的意見，認爲前引〈陳湯傳〉中對郅支城一戰的描寫，一幕接著一幕，即是根據陳湯所繪的戰役圖，也就元帝後宮貴人所傳看的圖（p. 16）。如果我們稍一比較羅馬的凱旋式進行的方式和孝堂山胡漢交戰圖所呈現的內容，即可知道二者風馬牛不相及。根據羅馬共和時代的習慣，在重大的戰爭勝利之後，元老院可依勝利的大小，賜予將領舉行不同等級的凱旋式的榮譽。凱旋式舉行時，以俘獲的戰利品、俘虜爲前導，軍隊、準備獻祭的祭品以及勝利的將軍依序進入羅馬城遊行，最後到達丘比特神廟行獻俘和獻祭的儀式。如果是較大的勝利，將軍可

[42] 請參 G. Webster, op. cit., pp. 179-182, 248; John Warry,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alahoma Press, 1980), p. 167.

乘四匹白馬拉的戰車，身穿紫袍，頭戴金質桂冠，這叫「大凱旋」（triumphus）；如是較小的勝利，將軍只能步行（後來也可乘戰車），穿普通官員的紫邊袍，頭戴普通的桂冠，這叫「小凱旋」（ovatio）。[43] 如果將一件羅馬傳世銀杯上所刻畫的凱旋式（圖十四）和孝堂山石祠西壁的胡漢交戰圖（參圖十）作一比較，凱旋式最大的特色無疑是在展示戰利品和突出戰車上戴桂冠的將軍。遊行中並沒有戰爭的場面。孝堂山所描繪的卻以胡漢騎兵的對陣廝殺和獻俘爲主，戰爭的場面尤爲主要。兩者表現明顯不同，實難以關聯起來。對讀這些資料以後，我只能說這些西方漢學家的想像力未免太豐富了些。

六、結論

總結來說，不論金關和懸泉置新出土的簡牘或羅馬考古及文獻史料，都不能眞正證明羅馬士兵曾於西元前一世紀中期來到漢帝國的邊境，並在今甘肅永昌附近建立了一座名稱源於亞歷山卓的驪靬城。驪靬養馬苑中的胡奴是羅馬軍團士兵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後記： 2001 年 7 月 17 日成稿。 2001 年 8 月於湖南長沙舉行之「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暨長沙吳簡」國際學術研討會（2001.8.16-8.19）會議前及會議中承張德芳先生指教懸泉置簡釋文上的問題。 2002 年 5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上，又承劉增貴兄指正，陳光祖兄、劉錚雲兄、香港城市大學卜永堅先生提供資料，謹此一并致謝。

長沙簡帛會議後，據聞主辦單位籌備出版論文集，但等待至今迄無消息。今年不久前台灣有線電視「發現」頻道（Discovery）針對羅馬軍團到中國建城一事特別播出專集，國內外報章雜誌仍不斷有相關報導（如 *The Economist*, 2004.12.18 ，聯合報 2005.3.21），一般都傾向以爲實有其事。爲免大衆繼續被誤導，遂藉《古今論衡》一角，先行刊佈。

2005.4.12

[43] 關於凱旋式可參邢義田編譯，《古羅馬的榮光》第一冊，頁 167-170「羅馬的凱旋式」條及附圖 3.7 。